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九十

宋 李燾 撰

哲宗

紹聖四年八月壬午朔御文德殿視朝 知鄜州崇儀

使成州刺史王舜臣權發遣熙河蘭岷路鈐轄

元符元年二月

二十七日當考鄜當

作麟六月未可考

癸未降授左衛將軍駙馬都尉韓嘉彥為文州刺史駙

馬都尉 詔知成德軍吳安持復還兩官安持自陳熙寧中提舉市易歲課登羨蒙恩加秩而元祐中以為陪克奪兩官故還之 詔高陽關界河司巡檢王溥權場

徐昌明霸州刀魚巡檢楊拯劉家渦黃金寨巡檢賈品知霸州李昭珙通判侍其琮權通判寇毅並先次差替仍於瀛州供答文字以遼人入霸州權場殺傷兵士及偷拆橋梁昭珙等坐失措置溥等不即救援也先是高陽奏霸州申權場北門外橋自元祐三年曾修後為水

壞沿邊安撫司令復修及施工北界屢以兵來即令婉  
順應答過作隄防六月甲辰北界忽將人船千餘夜圍  
權場叫呼拆橋梯城射傷戍卒四十六人其一人死未  
明遁去詔雄州未得移牒及令高陽指揮密切隄備時  
七月癸丑也已而琮申昭珙示怯太過及界河巡檢承  
牒不報却往雄州出巡等事詔高陽體量應干有罪人  
取勘奏裁於是琮及昭珙等皆先坐責琮亦託出巡避  
寇故也初章惇與曾布皆言敵聞西羌喪地頗不自安

探報多言求助於敵而敵亦自驚疑云有收復燕幽之舉因此欲生事但勿與深較則自無事尋聞敵移牒云橋屬北界合從北界修乃詔邊吏如北人來修橋無得與爭須俟其退却行毀拆時路昌衡自高陽歸入對亦言修橋比舊太高故敵驚疑又言霸州累有探報略無措置琮昭珙等既坐責其後雄州言敵追牛欄監軍及安撫副使赴帳前各決沙囊三百監軍勒停以擅拆橋及殺傷南界戍卒故也

貴錄霸州拆橋事不記今從庚午曹布曰錄七月壬戌乙丑丁

卯及八月乙未所書增修再  
責昭珙等在明年六月辛卯

翰林學士承旨蔡京言

文德殿視朝轉對伏聞昔者堯舜以道在天下而以政  
事治之其道始於達四聰明四目而至於惇德允元難  
壬人其政始於親九族平章百姓而至於協和萬邦蓋  
聽欲聰故達之視欲廣故明之惟聰故無所不察而邪  
說不能行惟明故無所不見而詖行不能容詖行不容  
則能厚有德而君子之道長邪說不行則難壬人而小  
人之道消故其治至於黎民於變時雍其和至於百獸

率舞臣嘗以為其道甚易知其政甚易行而時君世主以為高絕莫可跂及特未知其術耳蓋人主單立於萬物之上所以鼓舞羣動役使萬物者以能生能殺能與能奪故也人主操生殺與奪之柄而以道揆天下之事審之以仁義濟之以威權慢令凌政者必誅妨功害能者必放反覆頗僻者必竄讒說殄行者必罰則小大內外孰敢先後孰敢拂違四方將徯志而應不勞而成矣此臯夔稷契所以吁俞驩兜鯀羽所以放殛也其術至

約而易知非有高絕難能之行也臣伏觀陛下畏天愛  
人有堯舜之資沉潛淵默有堯舜之度含洪光大廣覽  
兼聽有堯舜之聰明親政四年定志於一而無所回奪  
可謂聖矣操生殺與奪之柄而坐制太平無事萬里之  
中國嘖笑謦咳足以風動四方其勢未有利於此時也  
然姦黨斥矣而或容邪說察矣而未息是非辨矣而未  
一好惡審矣而未宣臣愚竊謂陛下退託謙抑未以堯  
舜道術加天下故也夫生殺與奪之柄惟人主所獨制



非人臣所可共傳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是也陛下誠加意乎此勵勸禁於上作威福於下使賢者在位而不賢者不能間能者在職而不才者不能奪其以陛下之聖堯舜不足方矣夫如是則四方豪傑皆作而應陛下之求則臣雖至愚亦願遂畢其說臣前所謂堯舜政事者蓋書之稱堯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蓋治親然後治朝廷治朝廷然後治萬民政之序也臣觀今日敦宗

睦族其制法自熙寧講定遭元祐裁損寢失本旨故服  
近而親者貴極富溢驕奢淫佚無所不為踈而遠者身  
為白丁下夷編戶有饑寒之憂且富有天下服屬雖遠  
皆兄弟伯叔之親也而或與民庶為伍則非所以睦九  
族也承平百年士生斯時者衆矣三歲一舉無慮萬計  
此文王多士以寧之時而百年休養之效也員多闕少  
率三歲五歲然後調一官士皆低回苟且又無常產因  
無常心遂自溺於苟賤不廉之地而無砥節勵行之操

奔競之風扇廉恥之道衰人材以之乏政事以之弛則非所謂章百姓也人知所尚則士非不多也土無不闢則農非不劬也器無不精則工非不巧也四民之業三民脩矣而商不通故天下之大百年之久民未加富裕未加厚京師者諸夏之本諸夏者京師之本也屢布曰益消細民日益困矣商農相因以為生者也商不通則物不售物不售則賤賤則傷農農商不能交相養此四海之民於平安之時而未免流離於水旱之際則非所

謂和萬邦也堯舜之道舉是三者而黎民於變時雍今  
三者皆未得其道此天下所以未登堯舜之盛也歟臣  
愚竊嘗慨然太息以陛下之聖有天下之利勢而欲以  
登堯舜之盛豈有難哉在操主柄以任賢使能則舉是  
三者措之天下若反掌之易夫以恩制義則九族可睦  
以官任士則百姓可章以利行商則萬邦可和然施之  
有方行之有本其詳可得而言也陛下幸聽則臣愚將  
繼今條上謹先陳其大略仰塞明詔陛下留神加意後

蔡京對垂拱殿上曰孟子所謂非堯舜之道不陳卿是  
矣朕何敢望堯舜京對曰舜何人哉有為者亦若是高  
宗三年不言陛下不言九年過高宗遠矣此堯舜之聖  
也陛下志於堯舜則堯舜不難到上曰睦九族奚事京  
曰陛下之親屬恩有不及至於凍餒前日戶部勘犯酒  
事有投軍者二人豈睦族之道上惻然曰俟諭章惇令  
悉施行京再拜謝曰惇與臣異必不能行

陳瓘彈蔡京  
第四章云章

惇初信京卞三人議論如出一口自紹聖二年十月卞  
為執政於是京有觖望而與惇睽矣四年閏二月林希

為執政於是京始大怨而與惇絕矣京所云惇與臣異殆必由此按林希執政在四年閏二月瑾云三月卞執政在二年十月瑾云九月誤也新錄辨曰蔡京所上疏其言淺陋無取及其提舉實錄乃自載上稱獎之語曰孟子所謂非堯舜之道不陳卿是也豈不上累哲宗知人之明哉今採擇所論宗室事外並行刪去別修云翰林學士承旨蔡京言帝堯之治始於睦族臣觀今日敦睦宗室之制自熙寧講定遭元祐裁損寔失本旨故服近而親者窮富極貴有驕佚之患服疎而遠者下夷編民有飢寒之憂願以恩制義則九族可睦後京對上問睦族事京曰陛下親屬恩有不及至於凍餒前者戶部勒犯酒事有投軍者二人豈睦族之道上惻然曰俟諭章惇令施行京再拜曰惇與臣異必不能行今復存舊本也

翰林學士兼侍讀蔣

之奇言次當轉對伏以官制之弊久矣名秩舛迕位序

顛倒在漢何武嘗請建三公而不能定在周盧辨嘗述著六官而不能久先帝元豐之間慨然一變以階寓錄雖用舊文而傳以新意可謂盡善矣然有所未安者試守之謂也蓋所謂試則非正官也今為尚書侍郎者皆正官也而謂之試此失之矣本其始所謂試者為其階之卑也如以其階卑則謂之守可也臣按貞觀令以職事尊者為守職事卑者為行舊制階尊職卑為行階卑職尊為守階與職等者不行不守此三者足以該之矣

其不必謂之試亦明矣何以知階卑職尊可以謂之守也守者非真也臣按李固傳注漢故事先守一歲然後為真又馬援傳注曰守者一歲乃為真食其全俸故薛宣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張敞守太原滿歲為真王尊守京兆尹後為真又茂陵守令尹公注云守茂陵令未真為之以此考之則階卑職尊者謂之守足矣是不必試也且如正議大夫視六曹侍郎光祿大夫視左右丞通議大夫視給事中今六曹侍郎自正議大夫除



則官與階等不守不行也自光祿大夫以上除則階尊  
官卑謂之行可也自通議大夫以下除則階卑官尊謂  
之守可也何必云試哉凡此等者皆古之制也今中大  
夫為尚書侍郎則稱試為左右丞則稱守且新制左右  
丞為輔臣在尚書之上豈有中大夫可以守左右丞而  
不可以守尚書侍郎乎此可謂倒置也臣請參酌典故  
特為釐改凡為正官者皆改試為守庶幾協於名義成  
一代之盛典議者謂以試為守如制祿之差何臣應之

曰定制祿之差使守如試無不可者臣聞明聖潤色祖  
業傳之無窮先帝考復官名規模宏遠則修飾而潤色  
之正在陛下惟留神裁幸 河東經畧司言閏二月十

五日西賊六萬侵犯神堂等堡第三將內殿丞制李僕  
能以少擊衆第一將宮苑使賈岳冒犯鋒鏑致西賊倉  
卒首尾不救斬獲近上首領七人因此賊氣沮喪號哭  
遁去王師乘勝修葺蘆所向討蕩無不克捷望格外重  
行賞典詔李僕斬獲三羣已上依格合減二年磨勘特

轉兩官賈岳特轉一官更減三年磨勘其餘部隊將等第推恩

乙酉湖州觀察使世開為奉國留後封安定郡王 司農少卿朝散大夫杜紳知滄州 承議郎御史臺主簿謝文瓘為正字

丙戌鄜延路經畧使呂惠卿言差將官王愍破蕩宥州并燒毀族帳等不可勝計斬獲五百餘級牛羊以萬數詔賜出界軍兵特支有差

惠卿家傳云七月遣副總管王愍統制諸將入界二十九

日至宥州其洪宥韋三州總都統軍賀朗賚率衆迎戰  
愍等擊大破之追奔二十餘里斬首五百餘級入宥州  
焚其官廨倉場刑獄民居五十餘間并偽行宮軍司簿  
書業籍等發窖藏踐禾稼蕩族帳不可勝計愍據淖河  
賀朗賚率其衆來襲而首領伊實諾爾凌結鄂裕以數  
千騎出半入鷄川將邀官軍愍率諸將掩擊復破之斬  
首二百餘級轉戰而南七十餘里壁於秦王井賊復來  
攻愍使以神臂弓射却之全師振旅還賊登高不敢追  
獲器械五十餘件牛羊萬五千餘頭八月復遣兵馬都  
監劉安攻夏州至朗沁沙與賊遇破其衆斬首五百餘  
級事見八月  
二十五日

丁亥朝請大夫邵材為刑部員外郎

九月末李深云云

朝請

郎黃敏用同管勾成都府利州陝西等路茶事兼提舉

陝西等路買馬公事

己丑詔復神臂弓射法舊射一百二十步元祐中減為八十步今復如舊 御批大理寺官吏勘斷內中作賊修內司雄武兵士邱安本寺並不奏裁止以京城內竊盜條斷決訖緣本人所犯事理重輕自與常法不同不惟斷遣失當亦無以懲誡除別作施行外其本寺官李孝博特罰銅二十斤朱牧蔣之美杜宗旦滕友各罰銅三十斤推法司等當行人吏送開封府各決臀杖二十

放

辛卯戶部狀元降朝旨同管勾陝西路銀銅坑冶鑄錢  
許天啓銅苗興發如在京西川路許前去檢踏止為京  
西及川路與陝西相連接取令本司委官乃至瀘州界  
以來檢踏緣非陝西相連接處又係靠邊慮致引惹乞  
申明行下應非與陝西接界州軍不許前去從之

四年八月

十日聖旨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許檢踏

壬辰涇原路經畧安撫使章淦言伏見故范育任熙河

經畧使日於元祐弃地畫疆之時獨能抗朝廷意指反覆數陳利害又嘗陳進築之策持論堅確人莫能奪特贈寶文閣直學士恭惟神宗皇帝以范祥興築古渭寨身死贈秘書監又官其一孫祥育父子也皆以進築成功而被賞乃異望更錄育之子孫一名詔范育特與子或孫一名郊社齋郎先是蔡碩女婿文康世嘗與碩言劉唐老謂文及甫曰時事中變上台當赤族其它執政奉行者梟首從官當竄嶺南又曰呂大防已死劉摯

及梁燾老病蘇轍范祖禹劉安世韓川等當還為執政  
盖辛未詔榜五月十八日有幸時事中變之語故唐老  
云云碩既聞康世言遽令康世錄之持示蔡京京具以  
白上或又告唐老與及甫共謀為變欲誅章惇蔡卞等  
仍密結嶺南責降元祐人事連知河南府李清臣京西

轉運判官周純

此據王鞏甲申雜見刪修附京言後

上疑其事問三省當

何如時淮南轉運副使周秩徙京西路未至也

秩自淮南改京

西乃六月十六日

秩嘗攻文彥博不入元祐黨三省因請委秩



體量得實即付獄

周秩體量據曾布曰錄在八月十三日甲午今附本日

尋有詔

令秩乘驛赴闕上殿訖之任

秩赴闕布錄在八月十三日與體量同書

後數

日同知樞密院林希對上及唐老事謂希曰卿以撰制

詞亦在誅戮中希曰臣與曾布但剽聞而已未嘗敢詢

三省也

布錄在八月二十三日

希退為布言之布他日見邢恕恕

曰體量唐老事蓋且已布曰此長者之言也唐老雖謗

訕然不及君上所誚大臣爾政當涵容恕曰奴婢為主

所咎撻亦必怨詈怨詈之人諒何止唐老唐老有此語

豈可勝校也布曰事已然但能小了則庶幾矣

此據布錄在十

月十一日辛卯

恕深然之時章惇方欲引恕為中丞使排擊元

祐責降人而恕與布言乃如此唐老竟得輕置

恕與布言在十

月十一日辛卯為中丞在十月二十一日壬寅唐老落職監當在十二月十七日丁酉王鞏甲申雜見云周秩重實大觀元年九月得吉州守過高郵言紹聖中有洛人告言文及甫劉唐老與李邦直等將生變誅章子厚蔡元度諸人下至兩制侍從皆及之召重實為京西轉運使推治之以其嘗攻文潞公也朝旨令先推究體訪候有狀即治之又以運判周純為知情不告云將引用嶺南謫降元祐人同力為之哲宗召重實對曰欲盡誅族大臣已下則將致朕於何地又召呂升卿令國民聽旨侯有其實即遣族諸人于嶺南重實既至西京捕文

劉置運司別聽且辟程公孫事管勾察訪於外久之無  
狀而誅大臣之語則有之凡三請自裁未幾罷邦直留  
守知成都府且密諭重寶令有實則就攝久之公孫忽  
得二張秀才密語云元謀云候上意變必用元祐人廼  
有族誅之舉重寶即具奏且言不及乘與不數日令文  
劉逵便各還朔部並更不推治哲宗之明之仁今世無  
知者以元旨樞密公案一宗并元狀悉不在有司雖朝  
廷悉無知者公案藏其家終當上之乞實錄書之公孫  
喜刺人事者也周秩四年正月二十四日先自浙憲除  
京西漕閏二月十七日改淮南六月十六日又自淮南  
改京西呂升卿四年十一月十五日自京東運副改河  
北元符元年二月十七日與董必察訪廣南三月四日  
罷察訪董必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先以湖南提倉往  
廣西體量蘇軾等周純三年十一月以江西提舉為京  
西運判元符二年五月猶在任李清臣四年正月二十  
五日自中侍出知河南四年十二月三日改成都明年

正月九日復知河南劉跂辨謗錄載劉唐老說靖國元年三月七日跂就唐老家見唐老說丁丑年六月中文康世告妻父蔡碩言及甫與唐老密謗時事言不久必變悖必族滅餘執政必竄又云康世見劉唐老親說碩使康世形於手筆携往見蔡卞遂有旨下監司周秩根究此事未了九月中同文事又大作遂先攝及甫下同文獄後來方興洛獄跂見魯右相說先因劉唐老事後有文及甫事與此相符然不曾問得洛獄後有何結絕必有知之者當問

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竊以乘輿所在有司供具最宜全固訪聞藉田司思文殿修葺蓋曾未數月而前簷今已墜塾雖陛下聖德巍巍天地佑護行幸之際必無憂慮萬一驚恐其當如何董役官司若無顯責

慮創造北郊宮亦復弛慢望特賜懲戒詔禮部郎官一員同入內侍省使臣一員前去相驗詣實以聞

乙未奉議郎校書郎商倚權通判保州從其請也

丙申詔罷賜夏國厯日

三年十月辛酉布錄可考

朝奉大夫許介

卿為刑部員外郎右朝議大夫知常州呂公雅為少

府少監

十月五日以新除提錢改知齊州陳次升云云又九月十五日朱彥傳除提錢蔡蹈云云可考

丁酉詔贈太師蔡確無辜貶死弟除名勒停又前朝奉

郎碩特與叙換內殿崇班承奉郎少府監主簿蔡渭

奏臣叔父碩曩於邢恕處見文及甫元祐中所寄恕書具述奸臣大逆不道之謀及甫乃文彦博愛子必知當時奸狀詔翰林學士承旨蔡京同權吏部侍郎安惇即同文館究問初及甫與恕書自謂畢禪求外入朝之計未可必聞已逆為機穽以榛梗其塗又謂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又濟之以粉昆朋類錯立欲以眇躬為甘心快意之地及甫嘗語蔡碩謂司馬昭指劉摯粉昆指韓忠彥眇躬及甫自謂蓋俗謂駙馬都尉曰粉侯人以王

師約故呼其父克臣曰粉爹忠彥迺嘉彥之兄也及甫  
除都司為劉摯論列又摯嘗論彥博不可除三省長官  
故止為平章事彥博致仕及甫自權侍郎以修撰守郡  
母喪除及甫與恕書論請補外因為躁忿詆毀之辭及  
置對以昭比摯將謀廢立眇躬乃以指上而粉昆指王  
巖叟梁燾巖叟面如傅粉燾字況之以況為兄也及甫  
初赴獄京等說之曰此事甚大侍郎無預第對以實即  
出矣及甫既妄自解釋其書又言父彥博臨終屏左右

獨告以摯等將謀廢立故急欲罷平章事問其證驗則

俱無有也

此用新舊錄及參取它書別修元符元年五月四日獄竟

紹聖初蔡確母

明氏有狀訴邢恕云梁燾嘗對懷州致仕人李洵言若不誅確則於徐邸安得穩便朝廷封其狀不為施行劉唐老文及甫事作蔡渭告章惇曰唐老等何足治曷不治梁燾惇遂檢明氏狀進呈於是并付蔡京安惇究治

此據曾布元符元年三月二日所記仍參取實錄元符元年五月四日獄竟新錄云承奉郎少府監主簿蔡渭奏臣叔父碩景於邢恕處見文及甫元祐中所寄恕書具述奸臣大逆不道之謀及甫乃彥博愛子必知當時



奸狀詔翰林學士承旨蔡京同權吏部侍郎安惇即同  
文館究問初及甫與恕書自謂罪穢當求外入朝之計  
未可必聞已逆為機穽以榛梗其塗又謂司馬昭之心  
路人所知又濟之以粉昆朋類錯立欲以眇躬為甘心  
快意之地及甫嘗語蔡碩謂司馬昭指劉摯粉昆指韓  
忠彥眇躬及甫自謂蓋俗謂駙馬都尉曰粉侯人以王  
師約故呼其父克臣曰粉爹忠彥乃嘉彥之兄也及甫  
除都司為劉摯論列又摯嘗論彥博不可除三省長官  
故止為平章事及彥博致仕及甫自權侍郎以修撰守  
郡母喪除及甫與恕書論請補外因為躁忿詆毀之辭  
及置對以昭比摯如舊眇躬乃以指上而粉昆乃謂指  
王巖叟梁燾巖叟面如傅粉燾字況之以況為兄也後  
蔡確母又言梁燾嘗與懷州致仕李洵言朝廷若存蔡  
確則於徐卨安得穩便李洵憤奸嫉之嘗以告邢恕詔  
令恕詳具以聞新錄改舊錄大抵因劉防等所為劉摯  
行實及卨伯溫辨誣然行實謂司馬昭乃指呂大防與

辨誣不同當以辨誣為正蔡渭上文及甫書邵伯溫以  
為在紹聖初若然不應四年方起獄蓋紹聖初但訴安  
州作詩事後為邢恕所教乃上及甫書實錄因同文起  
獄即載之當只是四年七月或八月初也魯布日錄元  
符元年三月二日辛亥布既言呂惠卿不可遣是日晚  
聞梁燾卒布謂林希曰早如此則不復力爭矣希曰不  
然其它所陳有補者不一亦不為徒發布又曰留對甚  
久衆皆云未有如中丞之對也先是紹聖初蔡確母明  
氏有狀言邢恕云梁燾曾對懷州致仕人李洵言若不  
誅確於徐邸豈得穩便尋不曾施行既而因及甫唐老  
事蔡渭告章惇云唐老事何足治何不治梁燾惇遂檢  
明氏狀進詔下究問所推治究問所以問恕恕云得之  
尚錄遂召錄赴闕錄所陳如恕語云得之李洵又下洵  
問狀云實聞燾此語遂欲按燾因蔡碩言文及甫嘗有  
書抵邢恕云劉摯有師昭之心行道之人所共知也遂  
下恕取及甫書恕以聞遂并付蔡京安惇置究問公事

所於別試所攝及甫詰之云得之父彥博然終無顯狀  
蔡京又令及甫疏摯黨人納於上前龔原孫諤皆是以  
及甫言未可施行蓋謂摯等交通有廢立之意乃召柳  
州安置張士良鞠之士良與衍同為御藥主宣仁閣中  
文字而其言亦無顯狀但云衍常預知來日三省所奏  
事作掌記與太母為酬答執政之語太母每垂簾但誦  
之而已又言太母彌留時衍可否二府事畫依畫可及  
用御寶皆出於衍而不以稟上也既而獄終未決及甫  
知在西京士良寄禁府司雖議誅陳衍已定而尚於絞  
斬有疑殊可笑也劉摯行實云初公沒於嶺表所屬為  
公請歸葬於朝不許已而諸子坐廢徙他郡而不著罪  
狀雖公之家亦不知也今上踐祚大赦天下公得歸葬  
文及甫蔡渭皆貶湖外而及甫告詞曰語人不順至形  
翰墨如其有實胡不以聞如其無實何異誣謗舍人張  
商英所作也由是人稍稍知其事起於此元祐中及甫  
待喪在洛陽邢恕謫永州未赴亦以喪在懷州數通書

多為隱語及甫又以公任中司嘗彈罷其左司郎官怨公尤深以書抵怒其畧曰改月禪除入朝之計未可必當塗積怨於膺揚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濟之以粉昆必欲以眇躬為甘心快意之地可為寒心大意謂服除必不得京師官當求外補故深詆當路者然司馬昭之心莫諭其旨至紹聖初恕密以示蔡確子渭渭乃上書訟元祐大臣自呂丞相大防及公而下十餘人陷害父確蓋欲不利上躬謀危宗社事有實狀引及甫書為驗朝廷聞而駭之委翰林學士御史中丞究治焉遂逮及甫屬吏而所供繆悠初無事證但託亡父曾說之究治所問司馬昭謂誰及甫對意謂公也問其證據事狀則曰無有但執政五年而未作相必有怨望疑其事勢畢竟如此又問粉昆謂誰及甫對粉謂王巖叟面白如粉昆謂梁燾字况之况猶兄也初議者傳聞及甫怨詈之語固知不實然謂司馬昭必以呂丞相大防獨當國久或以為謗而及甫獻辭乃以指公

又粉昆俗以駙馬都尉為粉侯故王克臣緣子師約人  
稱粉爹今韓嘉彥尚主必以兄忠彥為粉昆而及甫指  
巖叟燾按及甫元祐末稍被進用呂丞相除為權侍郎  
心甚德之而忠彥當時雖罷樞府上眷未衰王梁或貶  
或死易以陵籍故及甫陰自移其初意委曲遷就獨指  
公及王梁人皆知其妄朝廷亦覺悟獄事遂緩會公薨  
聞朝廷乃以不及考驗止坐諸子而已其後諸子皆叙  
復議喪還鄉里公嗣子跂徑伏闕下投登聞匭上疏又  
持副封詣都堂叩宰相今韓丞相忠彥及丞相布許中  
書將皆取實封案牘開視知其謬妄明白如此建中靖  
國元年二月二十五日有旨文及甫蔡渭所陳顯無實  
狀已行貶責紹聖五年四月四日指揮更不施行然後  
歿後誣謗所坐皆得釋劉摯新傳四年春責為昌州團  
練副使新州安置十二月卒於貶所不許歸葬是年蔡  
渭言文及甫嘗以書抵邢恕有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  
之語蓋指摯謂嘗有廢立意也於是逮及甫恕等繫同

文詔獄命翰林學士承旨蔡京中書舍人蹇序辰等雜治卒無佐驗及甫恕皆被罪猶用蔡京奏明年五月摯已死詔以前尚鉢所置辭皆已亡不及考驗明正典刑乃免摯諸子官家屬徙英州邵伯溫辨誣云章惇蔡卞遷謫元祐諸公卞初與惇乞發司馬光墓上不從惇卞意未快遂自青州召邢恕為刑部侍郎又遷吏部尚書恕與惇卞誣造元祐諸公事不已下遷恕為御史中丞用其謀欲誅殺劉摯梁燾王巖叟等十餘人恕又造宣訓之語恕又誘高遵裕之子士京論其父功恕又教蔡確之子渭以文及甫說粉昆事書投進惇卞遂起同文館用蔡京安惇推治粉昆事者文及甫與邢恕元豐同為館職相善韓魏公之子韓忠彥與魏公門生劉摯王巖叟等常不平潞公不言功事以謂掩魏公之功及章惇撰神宗御製賜潞公詩序云嘉祐之詔但宣之而已忠彥與劉摯等益不平元祐初潞公入為平章重事摯等簾前論列王同老所上文字文彥博教為之乞改史

宣仁后曰吾詳知此在至和中仁宗不豫乞立皇嗣者  
文太師富相公劉相公王參政功也在嘉祐末乞立英  
宗為皇嗣仁宗升遐策立英宗者韓相公功自不相掩  
不須改史范公既已救蔡新州罷相劉摯拜右僕射韓  
忠彥拜左丞梁燾拜右丞王巖叟拜簽書樞密院文潞  
公致仕罷平章事歸洛文及甫罷權侍郎以修撰知河  
陽時邢恕居憂懷州已有永州監酒謫命恕與文及甫  
皆怨劉摯韓忠彥梁燾王巖叟者文及甫與恕書故有  
粉昆朋類錯立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之語粉乃駙馬  
蓋忠彥之弟嘉彥尚主也昆為駙馬之兄乃忠彥也朋  
類錯立者謂劉摯梁燾王巖叟也司馬昭之心路人所  
知者謂劉摯將謀廢立事也後恕以及甫此書與蔡渭  
渭馮京宣徽孫婿馮公薨于京師哲宗臨奠渭自幕中  
出訴以其書進呈既起同文館獄自洛追文及甫為證  
時潞公已薨蔡京安惇謂文及甫曰此事甚大侍郎無  
預以實對即可安及甫乃對云文太師臨終時屏左右

獨告劉摯等欲我出謀廢立事邢恕言晉州某縣主簿  
尚洙懷州致仕官朝散郎李洵知劉摯等所謀乃追尚  
洙下獄李洵以老就問初供昏老不記再問依違供答  
未幾洵以憂死尚洙無可供放還任文及甫亦放歸此  
邵伯溫所記也按馮京以紹聖元年四月三日卒即如  
伯溫所記蔡渭以紹聖元年四月訢粉昆事不知何故  
直至四年八月乃起同文館獄按實錄紹聖元年四月  
十三日蔡渭訢確冤追贈左正議大夫此時但論作詩  
非謗訕耳粉昆事邢恕教渭為之當在四年又按文彥  
博以紹聖四年五月四日卒豈蔡渭先於元年四月訢  
粉昆事執政謂文彥博在則此事不可詐為故直待彥  
博死方起獄乎又尚洙知晉州冀氏縣非主簿也邢恕  
言黃履在元豐末曾有章疏言宣仁后欲立徐卨事伯  
溫後在同州於魯布之子絳處見魯布手記當時事一  
編云禁中元無黃履文字黃履家出藁草入獄為證黃  
履與恕皆未第而交遊相善恕亦與履同謀也王棧京



師人有口辨好議論熙寧中為死黨伯溫嘗見王穢尚  
洙李洵于恕所皆妄人也後章惇因恕薦落穢致仕除  
知北平軍未幾穢死其子直方不以父為然每為士大  
夫言父晚年病心直方與晁載之相善以平生所收書  
盡歸載之觀直方所收書盡於其間得王穢與邢恕往  
來書一通皆共謀誣造諸人廢立事者畢仲游謂伯溫  
曰邢恕可畏人也先是元祐中侍御史朱光庭司諫劉  
安世間禁中求乳婢同上宣仁后書乞加保護主上宣  
仁后簾中諭呂相曰吾與皇帝未嘗相離實無它止為  
大王宮覓乳婢相公可諭臺諫不須論此呂相無由見  
臺諫官因經筵起諭諫議大夫范祖禹今以太皇太后  
聖語諭劉安世等范諫議至後省劉司諫傳聖語劉責  
范曰公為大諫反傳宣耶范長者為劉所責遂上章以  
勸講無狀乞出後恕言於章惇蔡卞以謂劉安世朱光  
庭范祖禹三人上宣仁書有廢上意凡恕言者皆同文  
獄所治之事也其獄以章惇蔡卞用蔡京安惇尚煇煉

不成哲宗疑之因星變赦批出口朕遵祖宗遺志未嘗  
誅殺大臣劉摯等事可勿治不然數十家皆被誅戮矣  
然劉摯梁燾同時死於嶺南貶所人亦疑之按星變赦  
在九月五日後二日又詔元祐餘黨及別有特旨之人  
皆未得量移則邵伯溫所稱上批朕遵祖宗遺志未嘗  
誅殺大臣劉摯事可勿治恐未必然也新錄於宣仁傳  
末附上批蓋因伯溫所稱耳赦後治同文獄未嘗少緩  
若既釋勿治何以直至明年三月九日乃杖殺陳衍及  
貶張士良五月四日有逐人皆死不及考驗明正典刑  
摯諸子勒停之詔乎伯溫所稱要未可信也邵伯溫又  
云有宣仁宮內官某人已編管白州亦追赴獄蔡京安  
惇誘之曰能證此事不獨還朝當復舊職內臣曰還朝  
復職固幸然不敢妄通上累宣仁聖烈皇后下致諸大  
臣於死地遂復送貶所同文館獄雖不成猶遣使杖殺  
內臣陳衍於海島毀折宣仁故宮當時宮人遂出有誅  
死者尚有隨嫁潛邸老宮人亦編管宿州章惇蔡卞至

作廢宣仁詔服未除請哲宗抵靈殿宣讀施行欽后方  
寢聞之遽起不及納履執哭於宣仁后靈前曰太皇太  
后皇帝祖母也於皇帝何所負至此哲宗乃已天下聞  
而怨之范祖禹謂伯溫曰某見內臣梁惟簡自言元豐  
八年二月初宣仁后諭惟簡曰今汝家製十二三歲兒  
可着黃背子來是時神宗疾已危漸欲備哲宗即位也  
伯溫昔為慶州經畧司幕官有內臣走馬承受徐安道  
頗識道理逮事宣仁后紹聖初亦編管永州遇赦放還  
伯溫常問宣仁事安道曰謂太皇太后有此心者罪人  
也哲宗幼氣怯每宮中遊行太皇太后常令臣持繡織  
以從飲食起居不相捨又曰宣仁性嚴毅儉約語笑有  
時服澣濯之衣數問安道曰汝金帶幾何終不賜雨二  
日即焚香告天旱亦然日惟誦佛經平居嘗曰吾粗知  
書史前代賢后妃中如唐長孫后所願也徐安道言如  
此哲宗性本仁慈自幼時見宮中人以湯潑地曰不可  
恐殺螻蟻嘗行後苑有衛士避不及匿溝中左右以奏

不顧曰吾見必得罪後以章惇蔡卞勸官中殺人為多  
皆惇卞之罪也按伯溫所稱內官即張士良事在元符  
元年三月戊午張士良自紹聖元年六月十三日以皇  
城使監潁州稅其後不見再貶今以前皇城使對獄罷  
乃送白州邵伯溫云已編管白州恐悞新錄云於雷州  
取士良必得之但不知何所據耳又按魯布九月二十  
五日乙亥日錄云張士良郴州安置令放逐便發來赴  
闕章惇以士良嘗在先朝任使後附惟簡輦頗知當時  
與大臣交通密謀事遂召之衆深憂其妄造以自解也  
宣仁崩於元祐八年九月三日卞謀廢宣仁當在紹聖  
末元符初此時宣仁喪既除矣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宣  
仁喪除魯布四年五月十九日壬申日錄云蔡京魯云  
仁宗時欲以庶人禮葬章獻京又曾云車駕不可幸楚  
邸又云天下根本未正意謂不誅楚邸則未安耳是時  
楚邸未薨故有此論此二事亦可參考又魯布九月十  
四日日錄云蓋自今春以來章惇蔡卞等數陳司馬光

等有傾搖之意四月十八日公著光責司戶又言范祖禹劉安世欲加意於上皆有姦心浸潤日久故皆痛貶閏二月十五日范劉再貶既而又貶王珪高士英四月二十四日珪士英貶三省之言寢及宣仁矣據此則此已前未嘗及宣仁也然布言亦未可信當考新錄於紹聖元年二月七日宣仁傳後載惇卞追廢事迹大率因邵伯溫辨誣要當詳考反覆尋究惇卞謀廢宣仁當在紹聖四年四月貶王珪高士英後哲宗焚惇卞所草詔及抵奏于地當在九月星變後詔釋大臣勿治恐星變時未有此兼同文獄自緣無證驗乃已不緣星變也邵氏必誤新錄又因之若謂止絕廢宣仁之謀因星變則可新錄紹聖元年二月七日宣仁聖烈皇后傳後序邢恕事云先是元豐七年三月大燕中延安郡王侍立王珪率百官賀及升殿神宗又諭王與珪等相見復分班稱謝是冬諭輔臣曰明年建儲當以司馬光呂公著為師保神宗彌留后敕官人梁惟簡曰令汝婦製一黃袍

十歲兒可衣者密懷以來蓋為上倉卒踐祚之脩太母所以屬意於上者確然先定無纖介疑邢恕傾危士也少遊光公著間蔡確得師保語求所以結二公者而深交恕確為右僕射累遷恕起居舍人一日確遣恕要后姪光州團練使公繪寧州團練使公紀辭不往明日又遣人招東府確曰宜往見邢舍人恕曰家有桃著白華可愈人主疾其說出道藏幸留一觀入中庭紅桃華也驚曰白華安在恕執二人手曰右丞相令布腹心上疾未損延安冲幼宜早定議政嘉皆賢王也公繪等懼曰君欲禍吾家徑去已而恕反謂后與珪為表裏欲捨延安而立其子顥顥已及悖確得無變確使山陵韓鎮薦前具陳恕等所以誣太后者使還言者暴其奸再貶知隨州尋竄新州劉摯拜右僕射恕坐黨與謫監永州酒紹聖二年除恕待制知青州章惇蔡卞執政謀所以釋憾於元祐舊臣者知恕險鷲果於誕罔又街摯等黜已方思有所逞為確報投荒之怨召為御史中丞日夜論

劉摯梁燾王巖叟等謀廢立又造司馬光送范祖禹赴召有主少國疑宣訓事可慮之語以實后屬意徐卨之謗又誘高士京上書告王珪嘗令高士充問其父遵裕遵太后之意欲誰立遵裕叱遣士充乃去又教確之子渭進文及甫度語書有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等語以斥摯等有廢上謀悖卞起同文館獄使蔡京安悖窮治於是時中人郝隨日夜媒孽稱制時事眩惑左右悖卞交關謀議奉行文書於外作追廢太皇太后詔請上宣讀於靈殿欽聖獻肅皇太后欽成皇后苦要上語甚悲曰吾二人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上必行此亦可也何有於我上感悟取悖卞奏就燭焚之禁中相慶而隨等不悅明日悖卞理前請上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神御殿乎抵其奏於地同文之獄追逮后殿御藥官張士良脅以刀鋸鼎鑊無所得又適有星變詔曰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戮大臣釋勿治恕徒以謀於進取極口造言仇執政以逞適悖卞用事凶德參會捨不利

之謀無以激怒人主廢辱之幾上及於君親魯不以為  
忌而尚何有於臣下之家推迹讒口開禍亂原雖江充  
息夫躬尚何以加新錄大抵用邵伯溫辨誣刪述推邢  
恕所稱桃著白華反誣宣仁及郝隨媒孽并欽成同欽  
聖諫上焚奏抵奏不欲入廟等語皆伯溫所不記新錄  
既於宣仁傳後叙此又於張士良貶白州時重出之要  
當去一存一邢恕以紹聖二年十二月自青州入為刑  
侍四年正月改吏侍五月權吏書七月兼侍講十月遷  
中丞司馬光生宣訓事再貶乃四年四月十八日高士  
京上書乃四年二月同文起獄乃四年八月恕作此三  
月事時皆未遷中丞邵伯溫記事先後或差新錄不深  
考遂因之要當改正乃善新錄紹聖四年十一月二十  
三日劉奉世責郴州後又叙邢恕事於初上之嗣位恕  
與蔡確自謂有定策功既而確死貶所恕亦斥不用心  
恨之其後恕因帥中山會高遵裕子士京為將官士京  
庸暗恕一日置酒從容問士京曰公知元祐間獨不與



先丈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問有兄弟無士京曰有兄士充已死恕曰此乃傳王珪語之人也當時王珪為相欲立徐王遣公兄士充傳道語言於禁中知否士京曰不知恕因誘士京以官爵曰公不可言不知當為公作此事第勿以語人因令所親信王棫崇飾誣辭為士京作奏上之王珪因是得罪至是恕為御史中丞先上章乞追贈高遵裕次乃以當元祐間附會劉摯傾陷策立大臣論貶奉世云蔡條國史後補黨籍篇云云別見元符元年五月四日朱無惑萍洲可談云廣東提舉常平孫磬與先公言元符二年朝廷欲攝文及南鞠一事不知其何事也復慮文自斃乃於吏部選委孫往西京督攝之孫赴都堂巡白執政曰欲其不疑乞所至盛供帳孫先往鄭州見文妻家求書然後詣洛中從容累日方詣文門下傳達家信已而通名刺求見文果不疑出迎之孫叙致未竟即日朝廷令某召左右非有他也伏吏起而至文顧無如之何與俱舍郵置見供具盛心少安

乃傳詣京師以正月十二日至國門泰陵上仙事亦報  
文不得報而歸孫由是知名除使者按紹聖四年十月  
五日實錄書通判應天府孫啓為提舉廣南東路常平  
無惑記此事必誤攝文及甫應是紹聖四年非元符二  
年也姑存此更詳之文及甫獄劉跂辨謗錄載其事極  
詳附注元符元年五月辛亥及七月庚午須參照前後

定歸  
一說

樞密院言河北沿邊州軍及安撫司各置間諜

密伺北邊動靜之實訪聞逐州軍雖探到北邊事又例  
不經報過雄州並匿而不聞自来與雄州所奏稍相符  
合者只是一事而重疊奏報朝廷無緣得知緩急有誤  
事機詔定州高陽關路安撫司應有探事人通說並畫

一以聞即不得觀望畏避輒行隱漏

布錄  
丁酉

寶文閣直

學士知河南府謝景溫請老遷一官致仕未受命卒

戊戌詔御河立顯靈順應神妃廟仍賜冠帔

李壘十朝  
綱要是日

築威  
武成

己亥左中散大夫知潁州趙令鑠為太僕卿

庚子置提舉涇原路沿邊新弓箭手官以朝奉郎安師

文為之請給人從並依陝西提點坑冶許天啓例從章

案奏請也後數日魯布以師文乞上殿進呈上曰此章

惇所喜然正是吕大防親黨章惇舉差遣必得使之舉也布曰臣素不識之前者嘗問之云大防妻安氏已前五年卒與之同七八代無服紀然師文與大防兄弟亦有瓜葛上云若非親黨及其所喜豈肯辟為山陵牋奏布曰此人其他才術不可知然必熟陝西事范熙在西論邊事多中理師文此時乃在幕府上曰育乃大防親黨也布曰師文本令提舉新弓箭手然舊弓箭手法壞亦欲令整葺上曰令上殿然極黽勉也

許天啓提舉坑冶在紹聖元年

九月安師文初以朝奉郎論熙河蘭岷邊事見五月十一日甲子七月壬戌上謂曾布曰章惇云安師文云是大防門下士兼極尋常布曰臣不識之只魯一見上問曾與語否布曰不曾但聞長安人與大防或是親舊耳八月己亥涇原乞安師文提舉弓箭手依奏九月乙卯布言惇引師文及蔡肇京卡引家彬石嗣慶皆各以其所悅丁巳再對呈安師文措置新舊弓箭手上終以師文為疑勉從之爾

左藏庫副使權

發遣定州路兵馬鈐轄權知保州張赴為西上閤門副

使知雄州兼河北沿邊安撫副使

九月末云李深云云

禮賓使

提點左廂諸監公事林豫為河北沿邊安撫副使仍權

兼提點左廂諸監公事

是日章惇為曾布言中書又

放過內批行導洛事並不經三省商量及對遂以內批  
進呈言先朝法度可復者皆已復惟此不可復上未諾  
布再對罷惇問布曰上詢及此否布曰否惇率布至都  
堂出藍從熙提舉京城所奏乞復行導洛司事官員商  
賈等物貨皆載以官舟官員物貨不及百千者許以所  
乘舟載免納腳錢之半百千以上以違制論餘皆徙官  
舟於泗州及京師洛口各置埽場歲收課利二十萬緡  
又乞麵市歲課三萬又復牛羊園歲課七萬內批付尚

書依奏蓋未嘗與執政議也又京城所奏乞就差買修城木植內臣於溫明州等處起發船三百隻赴本所支撥使用付中書中書遂畫旨依已得指揮送門下而門下留不遣遂并論之布謂惇曰此事何可不與執政議如此則失職矣惇曰何止失職喫棒罰銅皆可也布曰四海之富二十萬不難辦歲供此數可矣惇及蔡卞皆以為然惇又曰水磨茶場自足供此費布曰先朝經營財利志在邊鄙子孫承之敢忘厥志故闊畧細故以就

大事今幸無此圖何必爾惇曰亦不須如此言要之是先朝不好事當時行之固終身以為恨今豈可為布曰如此即太逆耳惇曰逆耳多矣布曰志在邊事且以為不可况非邊事乎布因語黃履曰此乃正論盍助之履曰固當如此坐中惟惇卞與反復許將甚愧他皆默然履曰且當徐徐開陳庶可回爾已而將在告不出履勸惇俟將出同呈布曰但持之不下緩無害也後三日三省奏事上遂詢三省云導洛文字何為久不呈惇曰見



更取索文字進呈次上曰聞此事誠不便但繳進來惇  
曰來日取旨上曰不須只今日進入可也三省退以語  
西府後四日布白上曰近者竊聞議道洛事初聞聖意  
未從臣因言陛下聖質高明言必中節事有未便必不  
肯為遂以先帝用宋守約事語三省已而聖意遂回不  
俟開陳而罷臣等鼓舞稱誦不能自已上曰見說不便  
布曰肉市麵市皆與細民爭利汴渠初引黃河水湍悍  
可畏公私舟船多覆溺者惟清汴無復此患然商賈之

物悉載以官舟私船不得入汴人實患之上曰內臣亦多云不便云麵市雖泥雨亦須船載來官場中布曰一日有一日課利不可不來宜其不能避風雨也今天下稅務猪羊凡屠宰者皆須日負載入務收稅與此一般至於禁榷鹽酒亦此類然此事行之既久衆人安之兼歲課數百千萬軍國之費有賴於此理不可罷若導洛之類所得不多國用無所賴於此兼廢罷十年一旦復行則都邑之人鼎沸矣先帝經營四方蓄財利有所待

故闊畧細故而行之陛下既無此費誠無用此然大臣未及詳陳而已中罷陛下燭理畏義敬信大臣從善納諫如此天下之事何患也兼聖意遽回正與宋守約事等蓋聖質睿明與先帝無少異者臣等以事未施行不敢漏露惟二府執政知之然此事必書之時政記陛下聖明聽納如此萬古不朽矣天下幸甚

壬寅曾布再對呈董敦逸言西鄙開邊北敵危疑又拓地近青唐願戒邊吏靜重無使邊人疑駭而敷叙不甚

明白上對二府已嘗言敦逸所陳不可曉至是又以為  
言布因開陳敦逸所言本如此但文字不明白爾上領  
之敦逸數密排擊二蔡京卞深毀之宜上意兩所不悅  
也

癸卯西上閣門使端州刺史權環慶都鈐轄張存落遙  
郡刺史降本路鈐轄以統制將兵牽制涇原進築因而  
破蕩鹽州逢西賊鬪敵失亡數多故有是命

乙巳承議郎韓粹彥為司勳員外郎

七月九日粹彥引見二十七日京東

常平司  
并入彼

丙午廊延奏遣都監劉安擊夏州至朗沁沙與賊遇破

其衆斬首五百餘級牛羊千數

布錄八月丁未云獲二百級今取九月壬子所

書并八月丁未又用惠卿傳  
增入家傳附注八月丙戌

戊申蘇州觀察使吳國公宗絳為昭慶軍留後

己酉彗星見氐間斜指天市垣光芒約三尺餘至九月

戊辰沒

天文志云八月己酉彗星出氐宿度中如填星  
有光色白氣長三尺斜指天市垣巴星主兵喪

大水及有赦九月壬子光芒長五尺行入天市垣內主  
五穀大貴己未犯天市垣宦者星主侍臣有憂庚申犯

天市垣帝座星主人民亂大臣  
憂期以三年戊辰消散不見

樞密院言西賊點集

人馬待往涇原作過竊慮西賊暗蓄奸謀掩我不脩長  
驅入近裏於隆德靜邊治平寨以來人煙繁富地分或  
閑慢城寨脩禦不至之處刼掠攻打詔涇原路經畧司  
詳上項事理多方預行講議措置若遇緩急賊馬奔衝  
深入近裏合差是何將佐如何移那兵馬於是何要害  
地分控扼得賊馬來路準備捍禦不使近裏城寨及人  
民繁富地分為所抄畧攻打落賊奸便仍不失與大兵

首尾照應會合掩殺賊衆必取全勝先具已如何講議  
措置選充統領兵將官職位姓名及將帶若干人馬於  
甚處駐劄及應干準備應敵方略施行次第聞奏

此據章藻

奏議所載七月二十五日密劄藻具報  
畫一甚詳乃九月十一日文多不載也

是月樞密院言太僕乞修左右天駟監各兩御殿以備  
北郊乘輿言入監觀馬上笑曰無用曾布因言北郊宮  
闕壇壝皆已具如聞來歲且南郊果否上曰議者以為  
未曾專饗圓丘故先罷合祭於南郊然後祀北郊莫不

妨否布曰如此固不妨然外議皆以為暑熱不可祀北郊故罷上曰豈有此理布曰士大夫皆有此言蓋踈遠不知聖意然先帝已嘗罷南郊合祭陛下昨復合祭於南郊今且專祀圓丘亦無害但終不廢此禮以成先帝之志則善矣臣嘗為人言暑熱無甚於坤成節宴設之日君臣上下終日冠帶未嘗以熱廢五月間暑氣未盛五鼓行禮黎明已畢事何熱之有上深然之

布錄載此在八月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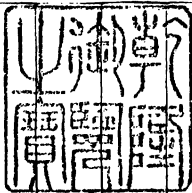
午日今附八月末旬

遣禮部侍郎范鏜左藏庫使兼閤門通事



舍人向綽賀正朝生辰太常少卿林邵供備庫使兼閤  
門通事舍人張宗高賀正朝正旦

此據國信名御  
錄實錄云無之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九十一至  
三

詳校官檢討臣 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 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檢討 臣 王汝嘉

謄錄監生 臣 李光緒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九十一

宋 李燾 撰

哲宗

紹聖四年九月辛亥朔司農少卿王得臣管勾崇禧觀  
吏部郎中韓治為秘閣校理知邢州治避親也 左

司諫郭知章言兩浙歲旱淮南又不全稔乞下本路監  
司按視如須賑給即卓行措置詔兩浙路轉運提舉常

平司相度應今合舉行事件及預行那移準備合用賑濟糧斛并相度本路如有運河溝瀆淺澱合行開修將來優給雇直召募人夫開淘 江寧府言奉詔敦遣茅

山道士劉混康詣闕本府已促行詔轉運司賜錢百緡

付混康為路費

可并六月十四日

壬子批旨付三省天垂變異彗出西方災譴為大朕實懼焉可避正殿損常膳罷秋宴公卿各宜悉心修政輔朕不德仍許中外臣僚等直言朝政闕失朕將親覽具

此意令學士院降詔處分詔曰朕以菲德奉承大業夙  
夜戰栗不遑康寧惟恐不及以仰當天心以羞先帝聖  
德乃仲秋之夕彗出西方推原典經茲謂大異永惟其  
咎未燭厥理豈非庶政之失以悖三光之明譴告之來  
朕實祇懼書不云乎惟先格王正厥事已避正殿損常  
膳罷秋宴公卿其各悉心修政輔朕不德應中外臣僚  
等並許直言朝政闕失朕將親覽虛心以改庶幾以銷  
天文之變焉 又詔中太一宮設醮開啓罷上日遣執

政官一員詣宮燒香是日彗入天市垣輔臣早朝上顧問見彗否皆以實對上曰長丈餘且曰初起於氐掃巴星天變甚大當避朝損膳求言肆赦以答天戒又曰已於諸處建道場當更於文德殿設醮曾布因言熙寧肆赦自有故事又言熙寧乙卯歲十月在翼軫吳楚分野之外尋有交州之變光芒掃長沙明年春民大饑疫死者相枕藉自丙辰春出師討交趾丁巳春師還死者數十萬今掃巴星則巴蜀亦不可不慮臣等當更講求兵

脩兼星在氐羌邊事誠不可不戒臣素言涇原籬落未  
葺須至營築堡障其他版築當且休息未可舉動上皆  
深然之退語章惇以肆赦不可已惇曰元豐三年不曾  
赦布曰七月星變九月明堂宜其不赦也是日布又白  
上熙寧七年南郊八年冬再赦在大禮後一年今去大  
禮尚逾年適相似上曰天變更何必議歲月又曰熙寧  
赦不獨為星變更以華山崩之類布曰去歲江表大旱  
溪河皆涸竭今歲兩浙運河亦斷流因此一沛不為過

昔東海孝婦以冤死一方為之大旱一婦人冤死足以  
致災變況天下乎今政事有未便於人刑罰有過當此  
大臣所當修省改更以稱陛下寅畏天變之意上深嘉  
納詔諸路提舉官闕即令提點刑獄司權府界即令  
本司屬官權轉運司府界提點司闕官令提點刑獄提  
舉司官權新本  
削去兵部言以車營致遠務馳坊運送官  
物官車畜馱載私物或雖係官物而本不應差破官脚  
乘私自馱載者論如乘官馬牛車馱載律畜過杖八十



車過徒一年各二十斤加一等並罪止徒二年物沒官  
其畜產因負重致死者杖八十仍勒犯人及知情干繫  
人均脩許人告捕答罪賞錢三貫杖罪五貫徒罪十貫  
從之

新本  
削去

癸丑裁定六曹寺監文字所言諸州起納夏秋稅賦每  
月令具元額已納見欠稅物名數申省部點驗如限滿  
有欠即令轉運司依編敕施行若轉運司不為行遣即  
省部點檢舉察從之大理寺言乞都轄使臣三年為

一任右治獄都轄使臣任滿不曾出入徒以上罪兩次并犯贓私罪減二年磨勘從之 詔今後歸明人未給田聽權借官屋居住 大宗正司言宗室叔諄以罪鑕門其子與所生母皆無俸給欲比附孤遺貧乏條特加存恤計口給賜錢米候叔諄復官日減罷如叔諄未復官問女出嫁男釐務亦乞計口除去從之 熙河蘭岷

路經畧司言苗履展築金城關畢工詔賜履等銀絹有

差

四月十一日  
二十七日

甲寅三省言聞懷衛州今歲豐稔米穀價賤恐盡歸并  
蕪之家詔河壯轉運司措置糴便司西路提舉常平司  
以時計置糴足

乙卯大赦天下 權殿中侍御史蔡蹈言臣伏以近者  
星文示變陛下恐懼見於詔命至於避朝損膳咨訪直  
言可謂勤矣然猶以為未也復肆赦天下仁恩滂沛蕩  
宥囚繫此誠古昔哲王所以應天敕命之實也臣伏讀  
赦文闕殺罪至死猶且得生而田野良民乃不霑潤聖

澤是惠及有罪而不及於無罪與其生而未厚其所以生也臣愚伏見元祐大臣欲變先朝良法思有以千百姓之譽故凡民所欠負一切蠲免今且以市易一事言之初民間以物產抵當請買錢米久而不償物產自合入官用事者欲為異恩無故還所抵當民間既得已物恣行典賣紹聖以來察見用事者之姦却行催理今已累年空有姓名掛於文書追擾紛紛終無益於事此非民之罪也而前自朝廷無故蠲放使有今日之弊罪在

用事者臣愚欲乞陛下詳酌特詔有司契勘今年旱傷地分見今負欠市易錢物人戶若已經根究不見抵當或有典賣過展轉經歷兩戶以來業主不知情或正欠及干繫保人不在而其子孫貧苦不給委無可送納者等第量與減放庶幾澤及困窮咸遂生理亦足以召和氣而塞變異也

蹈言附見  
從違當考

三省言陝西路沿邊州秋

田收成慮闕糴本詔於元豐庫支封樁錢四百萬貫令戶部依例印給解鹽引付陝西轉運司分委諸路乘時

廣行糴買

丙辰熙河蘭岷路經畧司奏西界歸附帶牌天使穆納  
僧格法當補內殿崇班詔穆納僧格為係降敕榜後率  
先歸順首領特與禮賓副使充蘭州部落子巡檢仍賜  
金帶銀器

丁巳宰臣章惇等以星變上表待罪詔答不允表三上  
乃已詔今月五日赦前犯事經斷人應合叙用者依  
該非次赦恩與叙應承務郎已上大小使臣不因贓罪

降充監當者如後來別無贓私過犯候到任及二周年  
與依條牽復差遣應見貶謫命官使臣除元祐餘黨及  
別有特旨之人外未量移未得與差遣使臣並仰於所  
屬投狀依例施行命官使臣令刑部將昨經明堂人各  
具已經赦數并今月五日赦與理一赦申尚書省樞密  
院移放已上並依揀放條約施行應衝替命官係事理  
重與減作輕係輕者便與差遣使臣比類施行  
曾布日錄庚申  
開樞密院除元祐餘黨及已有特旨人外並依非次赦  
與理三期移叙然議者尤莫曉餘黨之說意恐其紛紛

未已也既而曰餘黨止為安  
肅鄭雍輩爾今附此當考

涇原路經畧使章淦言

游師雄元祐中獨見事機首議進兵之策遂破洮州擒  
果莊今其淪沒乞官其一子詔錄師雄子或孫一名為  
郊社齋郎 詔降授供備庫副使廣西經畧司準備差  
使胡田向為左驥驥使循州刺史知鼎州以乞罷廢棄  
渠陽等寨降官及差遣其牽復差遣並特不用叙法

詔國信使副自今依熙寧條許帶親屬一名充小底其  
元祐法勿行從國信使范鏜請也 御史臺言應非察



案人無故入察案門者乞依入六曹法從之

新

三門

白波都大提舉輦運使上言請都大司綱運乞比附行

祇綱法從之

新

戊午三省言近詔府界諸路提舉司一季根刷元祐年并已前應承買場務除已拘收自己財產并保人抵當填納外據見今的實施欠合納淨利并罰錢分作三年催納詔元限外更展三年工部言防城樓櫓戰具現責知縣令管勾交割修葺其賞罰得替並依都監寨主

等法從之 是日曾布言陛下以天變恐懼德音丁寧  
未嘗不以修政事不憚改過為戒自古聖帝明王用心  
誠無以加此然政事有未安刑罰有未當大臣還肯因  
天變為陛下改更否正人端士天下之所欲進而大臣  
素所不欲還肯因天變為陛下收用否讒邪不正之人  
正在要路衆人所惡而大臣素所黨與還肯因天變為  
陛下斥逐否以臣觀之必無此理臣恐未有以稱陛下  
修省之意也上聞之矍然見於色布又言陛下方下詔

求直言比聞論者已有恐士大夫因天變欲動搖政事如此則誰敢言者今陛下欲廣求天下之士而先為此言以拒塞之使陛下先有疑怒言者之心則雖有言者亦無望於收采也臣自秉政以來見臺諫官言事未嘗有一言曾施行者數年之間豈得無一言可取況方今在言責者皆不附麗執政為衆所稱不應如此小官能不附麗大臣已不可得況其所言日與執政為敵此豈易得也言既不行又不遷徙使之慙沮無以見士大夫

殆無以自立然此輩非陛下主張則何以安位其欲斥  
逐者數矣然置之於此使負羞辱亦所難堪如周種鄧  
洵武輩三兩月一遷何其異也今使從官舉御史皆莫  
敢舉蓋衆所稱則大臣不悅大臣所欲則非衆所稱以  
此故不敢舉林希曰陛下但以公議擢三兩人置之言  
路不必謀之於執政則必有補矣 先是布嘗言高科  
中唯陳瓘張廷堅王渙之三人可稱皆斥逐在外張廷  
堅無故罷職事與漢州通判仍待二年闕此尤可怪臣

衰殘自知不能久事陛下然每以赤心報國傾竭肝胆  
無有所隱如論及言事官他人或避嫌不敢啓口臣度  
無與言者交通之迹亦不敢有所避其所以反覆開陳  
冀陛下省察上甚悅

已未詔應在京諸宮寺院今月十日後特開五日並建  
為民祈福道場仍以其間一日為休務 彗犯天市垣  
宦者

庚申彗犯天市垣帝座

玉牒云庚申彗滅  
誤也滅在戊辰

辛酉詔以今年府界諸縣秋田不熟民戶體量草不易納其願就本縣依例送納見錢者聽戶部歲計草如支用有闕許免封樁草支遣 新知揚州程嗣恭言乞今

後吏部差遣縣令遇有以資考入而無主簿處不許流

外人充尉詔都司立法

法見元符元年正月辛未

壬戌詔諸路帥臣敢於非萬全及道路難險處輒進築以軍法從事 先是魯布奏事上以星變多主兵革深

虞呂惠卿輕動敗事又言章惇多以私書與將佐卓克索

婁之役安可爲朝廷無指揮可信私書當以軍法戒之  
布遂擬詔進呈惇始視詔草欲更增即不得爲見有此  
指揮却於萬全處亦觀望不進築如違亦當重行典憲  
上一見即曰此必是所增也布自夏秋以來數陳進築  
城寨雖爲困敵之計然般運財植芻糧不免差保甲雇  
脚乘即吾民已先困矣當且休息愛養公私事力如卓  
克索要在河外水陸輦運皆未可保其必通快懸師深入  
真可險也上每以爲然比以星變益惻怛欲必行然惇

殊不以天變爲可懼云

十一日辛酉先降詔二十一日壬申又降詔車克索妻之役當考

六月甲辰魯布云章惇銳意經營車克索妻三年八月十八日戒熙河城努扎須萬全乃得舉指揮內有云議者又欲因數路之兵討定伽羅和淺井外一帶建置堡寨通涇原熙河兩路邊面不知伽羅即車克索妻否又元符元年三月十一日所稱淺井伽羅斯伯勒俱合參照

癸亥詔當職官吏輒費用架閣庫文書及專管官吏散

失架閣文書者並依元豐法斷罪其元祐敕勿行從尚

書省請也 是日魯布獨奏事因言自星變以來臣累

魯喋喋以人材政事爲言冒瀆聖聽多矣蓋以陛下寅



畏惻怛冀有以裨補萬一然臣度章惇蔡卞必不能為  
陛下更修政事進退人材以稱聖念上曰人言莫止是  
在內者為急布曰從官臺省多不稱人望最所急者言  
路今諫官殿中皆止一人恐須增置上深然之布又言  
臣昧死更有一事欲上干聖聽上曰何事布云呂大防  
劉摯初貶淮南湖北至昨來明堂赦方逾年故有不得  
遷叙指揮今皆在嶺表惡地與前日不同今以天變肆  
赦謂宜稍徙地足以感召和氣上笑曰劉摯等安可徙

布曰臣所見如此更在陛下裁擇編刺配隸罪人亦分  
廣南與遠惡處為兩等若稍徙之於端康英連之界亦  
是嶺表似亦未為過上極難之又云蓋自今春以來三  
省數陳司馬光等有傾搖之意又言范祖禹劉安世欲  
加惡於上皆有姦心浸潤日久上詢之禁中亦以為有  
此迹故皆痛貶既而又貶王珪高士英三省之言寢及  
宣仁矣又蔡渭繳文及甫書言摯有司馬昭之心乃及  
甫得之於父其事愈可信而邢恕嘗為布言方王珪舍

糊之時確惇因恕以通語言力主定策之議及惇將去韓縝亦已不安位恐光等遂有傾搖之意恕遂共謀說呂公著引文彥博董以保佑主上既而彥博來摯及王巖叟等力攻之雖不能奪然終以平章重事處之實奪其權也彥博既去及甫以書抵恕云云及甫既就究問所言皆與恕言同蓋恕等欲假此以明保佑之功而多方引及甫等以為質證及甫又以彥博不為元祐之人所與欲以此解紛故其言不得不同爾上嘗宣諭西府

以及甫等所言為可信又云惇亦魯以書招彥博殆與  
恕所言脗合然則摯等何可有望於寬貸也布又曰惇  
又嘗語布以王巖叟魯白太母上有過惡當宣諭大臣  
布曰誠有此則懷廢立之意明矣然不知此語何從得  
之惇但曰人皆知之布日錄先稱呂大防等後乃云劉摯等按四月十六日大防卒七月  
二日已有詔大防歸葬此猶言大防等誤也若指劉摯  
等則可摯以十二月三日卒今改作劉摯諫官殿中皆  
止一人諫官郭知章紹聖三年六月為左司諫四年十  
二月改工侍殿中陳次升紹聖二年十一月為殿中四  
年十二月  
遷司諫

乙丑廣南東路轉運副使傅燮為司農少卿 西上閤  
門副使苗履為鄜延路都監 權殿中侍御史蔡蹈言  
臣伏見近降除命以朝請大夫朱彥博為江淮荆浙福  
建廣南路提點坑冶鑄錢事臣謹按彥博天資傾邪習  
尚狡詐喜爭好訟中傷善良蒞官所至遺害民吏元豐  
年曾任江西監司蘇轍在其部內轍嘗以事被朝廷廉  
按彥博力為掩護竟以幸免轍既得志彥博倚以為助  
故其知虔州日欲以巧計中傷提刑李閱因閱至虔州

彥博令屬縣差水手等牽挽其舡既而奏閱違法差水手并令弓手勾集耆壯土兵等及置獄推劾衆證其妄三問不承理當追攝而彥博拒抗不赴致干照人枉在刑禁淹延半年獄官具奏而朝廷指揮亦止取干證人為定便行斷放終不能屈致彥博而提刑李閱乃按發之官曾無片言未實而一切罷任若非彥博倚轍以為助而輟務報私恩則朝廷議法不公未應如此其甚也天下士大夫聞之靡不扼腕臣再詳彥博承詔守土尚

敢凌蔑監司今使之自列監司則所屬官吏將不勝其害也臣今所論一事而已若其在官貪污奸詐無恥不可悉數在廷之臣無不知之提點之職實闕諸路況今坑冶多事必得向公奉法潔廉詳敏之人乃能舉職付之彥博未協衆論臣愚欲望斷自嚴衷追寢已行之命別求吉士天下幸甚詔以彥博知虢州蹈又再列彥博罪狀乞送吏部與合入差遣不聽

舊錄刪取蹈章今合載其第一奏仍附注

舊錄于後權殿中侍御史蔡蹈言新除江淮等路提點坑冶鑄錢事朱彥博天資傾邪習向狡詐喜爭好訟中

傷善良蒞官所至遺害民吏提點之職實開諸路付之  
彥博未協衆論詔以彥博知魏州蹈又再言之乞送吏  
部與合差遣不報十月五日呂公雅之以新提  
錢改齊州或彥博尋別與差遣但實錄不詳耳

丙寅權工部侍郎王宗望為集賢殿修撰權知鄆州

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等奉詔究文及甫事已見次第緣  
事涉不順及甫止聞其父言別無他人證驗欲望別差

官赴所同行審問詔蹇序辰審問仍差入內內侍省近

上使臣一員同往

八月十六日元符元年二月三日  
四月十七日三月四日七月九日

詔自今彊盜并持杖廂軍禁軍逃亡捕獲之人亦依地



里配行新削

丁卯三省言兵部侍郎黃裳言今九域志所載甚畧願  
詔職方取四方州郡山川風俗民事地物古跡之類講  
求其詳集為一書以脩九域志之闕詔秘書省錄山海  
經等送職方收藏以脩檢閱

戊辰監察御史鄧裴言大理寺勘到大學士蘇天民受  
財代高茂補說竊以代筆傳義貸賂公行敗壞士風世  
所憎惡朝廷嚴刑重賞必期禁絕而天民等乃敢冒禁

典無所畏憚若緣恩霈原免恐後來無以懲戒乞特行  
編管會赦不免則庶幾此風可以變革詔大理寺依公  
結勘具案聞奏 是日彗消散不見 吏部尚書兼侍  
讀邢恕進讀五朝寶訓至仁宗嘗論輔臣其大旨以謂  
人君當修舉政事至於日月薄蝕星辰變見為不足慮  
恕因白上此仁宗一時之言不知聖意以為何如上曰  
莫也不得恕即曰陛下聖訓及此乃宗社蒼生之福若  
謂政事修則星辰變見不足慮則自古及今人主孰肯

自謂不修政事者如此則天變遂廢矣上曰會得恕退

又上疏推言人主所以事天猶子之事父則天亦祐助

之正如父之視子凡數千言上嘉納焉

恕言不得其時  
附見芟滅後

已已觀文殿大學士左光祿大夫中太一宮使蘇頌上

表乞致仕詔頌為太子少師依舊觀文殿大學士致仕

蔡興宗云前宰相致仕官至僕射者進位三師三公官  
至尚書者除太子太傅丞郎除太子太保優恩例除太

子太師章惇用時遂以私意廢舊典頌前  
宰相致仕仍除東宮三少近時尚遵用之

庚午大理寺言京城內外詐稱官遣追捕人而毆縛取

財物以不持仗強盜論至死者減一等流罪皆配千里  
徒罪皆配五百里即所轄若地分合千人受計會而知  
情者與同罪從之

辛未詔供脩庫副使劉永安令吏部添差揚州都監永  
安以先朝隨龍人有請故有是命

壬申羣臣上表請御正殿復常膳詔答不允表三上乃

允之

丁丑乃御  
殿復膳

廊延路經畧使呂惠卿言杏子河新

寨修築畢工詔以平戎寨為名遣內臣押賜惠卿以下

銀合茶藥仍詔諸路妄動當從軍法唯涇原後石門九  
羊谷及熙河擱耳關以通接涇原邊面如有利可乘即  
聽進築初輔臣同呈廊延走馬利珣奏呂惠卿遣王慤  
等出塞於杏子河進築取九月二日下手上深訝之曾  
布曰果然乃永樂事也章惇曰或但揚虛聲果然則敗  
矣布曰珣奏甚詳上亦曰必是已作布曰如此則天奪  
其魄遂降詔詰問是月甲寅也後四日利珣又奏杏子  
河已進築聞更欲於第五第六將地分進築新寨自今

春以來士卒勞苦及賊方黠集乞候來春興工上深訝之曰如此必敗事布因極陳邊事未可輕動今來已開拓疆境如平夏靈平一帶籬落未周則後石門九羊谷理須進築今冬或來春必須為之其他於利害無所繫須且休息其次則通熙河涇原兩路邊防利害不細亦可漸次經營為收歛計如卓羅去金城一百二十里欲泝黃河運糧至喀羅然後度河討定卓羅及該珠城一帶部族中間有黃河兩岨皆石崖無車路處苗履云不

可開鑿而鍾傳遣張照踏逐云可以簇釘椿橛牽舟又云有車路可行昨平夏城去邊界三十餘里用太平車數千小車萬兩及駝馬牛驢般運一日才能足一日之費今道路險遠如此水路既不可行陸運還有爾許車乘否兼卓羅該珠鍾傳自未知可攻可守如此是行險以冀幸萬一恐未可為上曰誰令如此為之但降指揮主帥妄動敗事當行軍法則必不敢再對上又及卓羅事曰此乃章惇以私書令鍾傳如此經營朝廷元無此

指揮豈得穩便但戒以必行軍法朕亦當以御前指揮  
戒之先是杏子河之役上已問莫是章惇令呂惠卿為  
之否布曰惇有簡與臣云此必是惠卿失心又與惠卿  
書云永樂之事可為寒心前鑑不遠不知何以如此倉  
猝也并以示臣封訖入密院通以此觀之恐非惇意上  
領之於是惠卿奏進築畢工既賜名即降是詔已而惠  
卿自是杏子河進築無違戾朝旨魯布曰惠卿於防秋  
之際進築幸而不敗遂自以為得計衆皆言此舉誠可



憂若素計知其無虞何不先奏上亦以為然唯章惇頗

為之揮解

魯布日錄在九月甲申今附見六月十日  
六日戊戌七月二十八日戊寅可參考

始惠

卿進築杏子河工方興而樞密院謂當西賊點集未知

所向之際五寨興役深慮敗事朝旨下惠卿決保萬全

無虞方得舉動惠卿乃言臣詳方秋月戎馬肥壯點集

未知所向之際不可以進築尤不可以深入討敵然本

路所以有宥州努扎密壘杏子河之投首蓋諸路探報

多言敵人併兵欲寇涇原及本路會到緣邊將兵緩急

精銳可以會合者步騎一萬一千七百七十三人散屯險阻則深入奔衝有勾呼不至之憂聚扼要衝則分兵抄掠有策應不及之患而城寨守兵少者乃至二三百人已嘗條列上聞與諸將會議萬一為其併兵所先未有全計可為者兵法虛而示之實實而示之虛弱而示之彊彊而示之弱本路戰守之兵如此不可謂之彊實則難為藏形匿聲示以弱虛而致其來所以乘其秋月恃人馬方壯點集未知所向謂我不敢舉動之時深入

其屯守之間而破其州郡族帳又築其要害之地以示  
我有彊實庶幾以伐其併兵之謀皆自率狂瞽謂宜如  
此即非諸將貪功敢有擅為者兼涇原雖有聚兵而西  
賊非有數倍之衆必不敢出然以寡敵衆亦兵家之所  
難萬一彼或得志則本路之憂猶未艾也臣所以當其  
方集之時而為宥州努扎密壘杏子河之舉非特為本  
路謀亦以分涇原之敵分涇原之敵乃所以為本路謀  
也又杏子河正與烏延口等處密邇若似此進築一兩

處則夏省之人俱無所耕牧當自來歸杏子城圍一千七百餘步為工十二萬有奇十二日而成惠卿自謂興舉神速未有如此

癸酉詣中太一宮為民祈福燒香戶部言諸軍時暫差出特給口食米豆不得以別色斛斗充折如願請見錢者據在市新米實價支給其家糧更不許分擘從之新

丙子彭信軍節度使濟隱郡王宗景復開府儀同三司丁丑御殿復膳四方館使成州團練使王湛為引進

使誠州團練使 東上閤門使威州團練使王文振領

雄州防禦使 皇城使昌州刺史秦貴領果州團練使

皇城使知德順軍姚雄為東上閤門使領秦州刺史

文思使權知原州姚古為西上閤門使領威州刺史以

涇原路進築平夏城靈平寨關敵得功也

平夏城靈平寨賜名在四

月二十一日 侍御史董敦逸言考功郎中方澤新除大理

少卿議論如沸蓋澤嚮由常調濫入省曹近遷考功才

數十日今又有此命不惟資淺望輕非厚德之士不稱

其任兼先帝時常提舉差役事以其不職送審官東院  
乞追新命以協公議詔澤仍舊為考功郎中曾布謂章  
惇曰罷澤甚善惇曰澤反覆何可保也

澤除大理少卿  
在二十一日今

并書

刑部言原州勘到皇城使誠州防禦使折可適涇  
原路進築充同統制官聽王文振節制可適擅遣文思  
副使曲充作先鋒繼領人馬追賊失一百三十三人獲  
一百六十級勘官通判朝請郎李之儀根勘鹵莽都總  
領通遠軍蕃兵辛叔獻照應折可適等輕易出塞致亡

失士馬熙河路同統制官苗履增差人騎致傷折數多  
詔以兩經赦宥可適叔獻特追諸司副使已上官勒停  
候合叙日叙見存官外更不用叙法曲充特降兩官李  
之儀特差替苗履依赦合叙四方館使吉州防禦使以  
功補過通叙轉四方館使遥郡團練陞本路鈐轄經略  
使章綯為失點檢結勘折可適不當特罰金二十斤可通  
兵敗事在四月初折可適兵敗包誠等皆未知存亡上  
十一日甲午深訝之章惇白上可適便當行法曾布曰須且寬貸上

曰此豈可寬惇曰當編配布曰臣所謂寬正謂貸其死爾惇曰與配牢城却令本路効用布曰朝廷自當行法若本路乞留即可聽上深然之曰卿等當以書諭帥臣

爾

布錄四月  
壬辰事

後兩日上知包誠等皆沒深惜之即曰可

適可斬惇曰欲且置之島上上曰體問得亦未是大段得力將官布曰雖如此然死者不可復生且置之島上勿留効用可也上未甚然之布曰俟案到取旨前此布以簡白惇云存實之事可鑑勿使後悔惇許以島上故



有是語已而苗履言弓箭手指揮雲成齋權將官戰歿  
王道兩箭稱可適誤熙河人馬入西界却自遁歸惇及  
黃履皆曰可適情重可斬布曰可適得功先歸王道等  
自深入取敗恐未足以重可適之罪上曰斬之亦不足  
惜布曰却不問足與不足惜行法不可不當一死不可  
復生兼祖宗以來重惜人命恐未可必誅上曰只為喪  
失人命布曰臣自聞包誠等陷沒累日寢食不安然論  
可適之罪不敢草草惇曰不須問其他只違節制自可

斬布曰若如此即昨日便當以為可斬若因雲成一言加重其罪則未見其可上又顧同列云斬之不害衆皆唯唯惇執論如初而履以為情重布曰雲成之言未可輕信俟勘到取旨上曰章案不即斬可適而令取勘便欲平反想必不肯如此勘布再對又與林希陳可適情有可疑未可必誅反復甚久上頗釋然

此見布錄甲午乙未四月

涇原勘到可適案乃王文振遣行無違節制罪惇惡其

輕欲再置獄重劾

此見六月布錄戊戌

布爭以為不可惇甚忿曰

如此即師行更無紀律矣布曰祖宗以來凡所起詔獄未嘗得情蓋以在上者意有所偏故獄多不直今再劾可說無他但嫌輕爾如此則勘官務一切加重而已及三省對惇白上涇原勘可適太輕未欲別置獄上曰置獄不妨布再對因及此事上曰再勘莫不妨此乃章惇庇之布曰事或有此然再劾但嫌輕爾再劾必加重還可信否可適不違節制有證左甚明如此却恐失實臣適與惇言不須再劾可適為統制官見熙河兵將深入

身自退而不追還以致彼覆沒自可重行勝於變獄詞以就法上曰不勘如何坐罪布曰此罪狀甚明不須再劾上領之布退又致簡曉惇曰今日之事保全新疆最為急務乃於防秋之際起獄將佐皆追逮則喪氣解體邊事殆矣惇亦從之

布錄六月己亥

遂同呈可適案欲酌情斷

罪而惇終以為輕乃曰密院疏案中不圓事故明白然終恐可適不伏兼朝廷捨案而用看詳斷罪恐不可以為法衆皆曰事狀甚明只如此斷亦簡便上與惇意素

欲重可適罪頗難之布曰如章惇之論極好朝廷捨獄  
案不用而以政府看詳輕重出入人罪誠不可啓此風  
然方防秋之際豈可起獄兼密院看詳說如此即再勘  
官不過依此結案而已恐無補於事惇欲且送隴州知  
在候過防秋再勘布曰如此愈淹延之不便若恐可適  
不伏即差官取問可適結伏罪狀如不伏即再勘未晚  
也遂差大理正許公孫開封府司錄曹調就原州取問  
可適圓結公案聞奏而有此命

結案聞奏布錄在  
七月己未庚申 尋從

章宗請留可適涇原効用準備使喚

留為効用準備使喚在十月二十一

日辛丑今并書不別出章鯨編其父崇奏議其營救篇叙崇救可適事今附此崇奏太繁更不錄章崇李初會涇原熙河秦鳳師往蒞蘆河川約束諸將曰賊兵在環慶四路之近相度前去掩擊不得輒過百里諸將意皆欲遠追窮討謂先公曰自元豐以來問罪西夏曷曾萃四路士馬於一道今乃得之兵力盛大如此何向不撓何為不成願先攻取而後版築先公不以為是及此約束之行熙河主將苗履進曰掩擊賊寇而拘以百里不遠走與靈亦在百里外矣慙怛而去然諸君遠討之意猶在也軍行五六日後可適使人白統制官云慕化逢賊乞以兵援報未至與曲充出師統制官徐又調發熙河千騎亦云照應慕化而黃履輒發二千騎其往也與涇原之師行不相遇戰不相須可適充達賊廩闔殺獲

相當而還熙河遂大衄履等懼擅興千騎之罪乃移禍可適令戰士雲成偽言所陷將王道遣詣幕府持四矢為信曰道逢可適趣熙河人馬接戰比賊兵衆至而可適軍則遁歸因是敗北其實熙河兵元不與相接貪功直前又昧於道路風塵蔽日自墮沒煙後峽崕谷而死先公料知諸將之情他路將士不欲窮治但罪可適首事罷其兵柄押赴原州委官鞠治意其詞所連逮事當自正朝廷以熙河將士陷沒方深悼惜無所歸罪而丞相申公聞雲成語則大怒先公不即軍中斬可適以謂無將帥畧有老嫗態書四五反又教以殺所愛將當垂涕泣以示恩殺之以行法屢言於後堂必斬可適然後可以督勵將士遂制遣官結正其事先公知必深文微為辨白既久又乞不再行鞠治以私書歷抵政府明其誣薦其才此論決也幸得保全其首領止於削奪而已復刺奏願留湮原俞之明年遂傳二酋立大功言近世名將者稽焉

章淞奏昨進築平

夏城靈平寨所有首先與臣議論并應副糧草等官逐路主將兩將兩城寨提舉官並係功效顯著宣力尤多乞優賜推恩詔等第轉官循資減年陞擢差遣進士特與假承務郎不理選限內皇城使已上轉官減年人回授與有官兒男如未有人食祿候有官日施行減年人令所屬出給公據年限不同者依條比折

布錄云平夏靈平賞功受

賣者八十餘人而熙河將佐未與焉

戊寅吏部侍郎葉祖洽等言伏見侍郎左選準元豐朝



旨類姓置簿左右選理宜一體而右選獨無亦乞置簿  
拘轄功過從之

己卯婉儀劉氏進位賢妃 樞密院言禁軍將校軍頭  
十將應轉補者委當職官體量依監禁軍法如無病及  
弓弩及等搶牌習熟者並特與轉補有病或精神銷悞  
若年及或轉補後曾犯罪賊情重者並隔下禁軍長行  
犯杖罪若徒配或陞軍分而無過者並聽排連從之

舊本

特詳今  
從新本

是月上以星變屢戒大臣以修政事又下詔求直言曾布因奏事白上狂狷之人雖不求言無所不道其間狂妄者固多今詔求直言則有識之士或有所陳望陛下省覽然則間有姦言亦不可不察聞林希言方天若者登舟欲行聞詔復留上書其所陳不過更欲誅戮元祐之人且欲掃除邪黨異論者既而聞林自果有此論而御史鄧棐遂以此應詔以掃除異意之人足以應除舊布新之象棐乃卞黨京所薦也其言多類此林希因進

曰陛下寅畏如此未知大臣能奉行聖意否上遽曰不  
畏天變豈非章惇比來上每以惇論邊事為不然且病  
其多大言無謹戒之意惇嘗奏公孫路有書來言區區  
志在滅賊上深不然之謂布等曰賊何可滅也布曰臣  
素曾開陳以謂敵未可輕今秋或未舉動亦未可便以  
為困弱或有深謀未可測兼朝廷所開拓進築之地不  
過近邊數十里未有以得其要領何可保能滅賊也如  
鄜延進築四城寨但與綏德寨開東西相直爾於羌人

未見有所深害兼民力已疲士卒勞敝聖意每以為戒

真當如此上亦深以為然

林是時為正字十一月十一日小著

奉議郎

權通判通遠軍李深上書曰臣近準詔書以仲秋之夕

彗出西方推原經典茲為大異應中外臣僚並許直言

朝廷闕失詔下之日匹夫匹婦莫不相慶皆謂太平之

業指日可見也臣天資樸拙學術淺陋雖奔走數千里

之外而寤寐不忘魏闕之下愛君之義不敢嘿嘿謹獻

愚忠上冒斧鉞伏惟陛下赦其萬死臣伏覩陛下親政

以來于今五年夙夜翼翼惟欲寡過而上天猶以變異警告陛下臣於此見天愛陛下之德欲保定安樂之無所不至也變異之見今未累日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戒邊臣弗許妄作申飭中外不諱直言損膳輟燕避殿肆赦臣於此見陛下畏天之威而恐懼修省無所不至也天人相與如此則災異之來將一變而為祥理矣六事克己比迹成湯反風起木繼美成王天下幸甚天下幸甚縱觀自古賢智之君下詔求言而小大之臣能自獻

其直者不為不多然人君能虛以受之者為難耳虛以受之雖難而果以行之為尤難也陛下聖詔曰朕將親覽虛心以改則遠過百王之上臣豈敢自愛其身顧其子孫而不為陛下盡言之耶臣聞乾為君坤為臣君為陽臣為陰日者太陽也故為人君之象星則麗乎陰者也故為人臣之象今妖星示變為陰盛之災臣恐天所以警陛下者不在四海萬里之遠而在陛下左右前後也臣竊揆當今之闕失莫大於主道太柔而臣道太盛

陛下柄用大臣委信仰成未嘗疑貳愛臣之仁至矣盡  
矣馭臣之義似未施也今天下人材不乏皆願自効犬  
馬以佐聖時然或聞陛下欲進一二人而近臣所不喜  
而忌之者必再三沮抑使不得進而後已陛下欲退一  
二人而近臣所喜而私之者必左右衛護使無所損而  
後已人有好諂佞善詭隨朝夕奔走於近臣之門者雖  
迂下必進之士有特立獨行正直不回踈於請謁者雖  
衆所推服必退之陛下視諸臣無有踈戚不作好惡而

近臣親黨布滿要路快意於恩雖私用其喜怒如入無人之境天下憤悶扼腕噤不敢言臣請薄陳事實之一二願陛下擇之臣竊謂陛下廣覽兼聽欲聞所未聞者惟用臺諫立風憲之地為耳目之官爾祖宗故事凡進退言事官雖執政不得與聞蓋以杜絕臺諫私於宰執也比年蔡卞已執政乃使其兄蔡京得薦臺官既被其兄之薦者能不私其弟乎況嘗聞陛下命黃履蔡京各薦可充御史者三人而履所薦者二人不召一人雖召



亦為監司而已

正月十七日命履京薦各一人及林希

京之所薦三人皆

召對而二為御史一為監司四方瞻望願登蔡氏之門者惟恐不及然則執政過惡陛下安得聞之乎陛下遣監司按察諸路欲知下民之疾苦官吏之美惡雖遠方萬里如在目前無不知者故著令應職相統攝及事之相干者必使避親蓋欲監司與所部無蔽欺也今章案為涇原帥乃用其婿劉何攝事又使之專應副涇原軍須前日進築平夏城為賊所抄而奏報不到朝廷則他

可知矣然則帥臣之乖謬或軍湏之乏絕陛下安得聞之乎陛下賞功罰罪進退羣臣以勸沮天下宜無毫釐失實也然今之邊帥如廊延以一路兵勢一路民力進築三城而每賞不過於進官一等而已涇原章惇以四路兵勢三路民力亡失甚衆纔築安西城一寨而所與賞典則官自朝散而遷朝議職自修撰而加密直陛下於廊延何薄於涇原何厚無乃以章惇為宰相章惇之兄而固優之乎陛下分命監司應副諸路芻粟如邵勸

於廊延則親臨飛輓至其功成賞不過一官而已

五月十八

日張詢於熙河泰然安枕未嘗一至沿邊而金城之賞

乃自權發遣運副一進而為都轉運使又加秘閣之直

四月十日陛下於廊延何疏而於熙河何親無乃以張詢

為宰相章惇之妹夫而特異之乎此陛下賞功之失也

陛下鼓舞人物厲之以名引之以美是謂日新之政也

故文臣之美名以兩制為榮武臣之美名以橫行為榮

冠儒冠者必有大學術或大才能嘗為侍從之官或邊

帥發運使副累年者乃可得兩制列武弁者必有大功  
勞或大資望為朝廷所親信者乃可謂橫行臣比見呂

嘉問移發運

正月十九日

未數月不緣奏計登對不緣六曹

貳卿遂除待制

五月十五日

天下皆謂嘉問之子娶王雱之

女蔡卞娶王雱之妹又嘉問蔡卞結為死黨久矣去年  
無故出戶部郎何婉者蔡卞為嘉問報仇也臣不知嘉  
問之驟為兩制果出陛下聖意乎臣又見張赴近自左  
藏庫副使不因賞功又無他長遂以閤門副使為雄州

帥天下皆謂張赴乃章惇之妻弟元豐末以章惇執政因得稍進比自章惇入相未三載間差遣屢易莫非要郡與兵權也臣不知張赴之超為橫行邊帥果出陛下聖意乎

八月十九日

章惇為小官有李參者嘗薦惇今參之

子孫李冲李延嗣悉為監司李冲先以不職罷今遽除河北運判李延嗣方在監當中遂除淮東提舉官此人知章惇之報私恩也蔡卞為安石壻有鄧綰者薦卞於先帝欲以媚安石先帝察其邪怒而逐之德音指為

奸回天下至今傳誦今綰之子洵武同時召對一  
為校書郎一為提舉官洵武又兼為修史檢討此人人  
知蔡卞之報私恩也臣恭惟陛下蒞政之始內修政事  
外撫要荒天下之幸莫大於此陛下復行免役本以寬  
民而取於民者不輕陛下留神安邊本以養民而害於  
民者先至原其所以然者以用蔡京為詳定用章惇為  
帥臣為不得不然也何哉蔡京於簾幃聽政之初實知  
開封府事方朝廷更改雇役蔡京即奉行差法為天下

倡是時章惇劄子所謂祥符縣役人一千一百餘人不  
數日間申差撥了當者實蔡京主其事也然則如京者  
其可使之詳定乎故役書未下之際京乃獨入劄子乞  
人額雇直並依元豐庶以掩昔日之故又陰造誣言謂  
同列兼行差法議論紛紜稽期遷令語言失當為天下  
笑及役書頒行陛下雖詔諸路許條析利害上於朝廷  
而蔡京之力能進退監司孰敢犯彼之怒乎此所以役  
法未全而上違陛下本意也章惇於元祐中為陝西轉

運使當廊延棄米脂浮圖二寨之時案於綏德城召諸將佐置酒高會作樂相慶又上表稱賀以棄地為盛事進為慶州帥遇賊兵侵犯而措置乖方殺掠人民不可勝計朝廷遣使按驗事跡甚明然則今如案者其可使之為帥乎故案比赴渭州方半月間遽請進築庶以贖前日之罪又奏辟趙高之子為幹當公事官欲以鉗其口倉卒無備上煩朝廷起環慶秦鳳熙河涇原四路軍馬以為防托又驅熙河秦鳳涇原三路車乘人夫以充



漕運輦置百物勞費萬端而中道復止本路園林墳墓  
斬伐無筭而終亦不用老幼怨嗟徧滿道路兵夫死亡  
將佐陷沒婦子哭泣其聲相聞今歲雍華一不豐而農  
民流離未易安集者特以涇原進築勞民動衆鄰路畏  
其追騷之相及未敢復業耳此所以邊事未息而上貽  
陛下深憂也蔡京為役法之罪人章惇為邊防之罪人  
天下共知朝野共怒而人不敢言者特以京為蔡卞之  
兄惇為章惇之兄孰肯言之以取禍乎諫諍之臣自上

官均孫諤以言事補外之後敢論近臣者必亦鮮矣臣聞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九官濟濟為堯舜之盛今大臣論事於黼座之前有至喧辯不已時於政事堂中或以惡語相侵陛下未加誅責固為大度包涵然朝廷紀綱不肅為之奈何宰執各有心則豈能同寅協恭以圖國事天下瞻仰謂如何耶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比年邊陲舉事乃征伐之大事也陛下不自專可乎論邊臣之要兵權之要則河北莫如雄

州陝西莫如涇原熙河今雄州用宰臣之妻弟涇原用  
宰相之兄熙河用宰相之妹夫熙河雖曰權攝而實領  
帥事踰年矣三帥皆宰執之親凡有指揮邊事但用私  
書而已陛下能不為萬世慮患乎祖宗故事有此者乎  
一歲之內春則熙河地震秋則禁中大災又昔出西方  
皆陰極之異陛下不可不慮也臣前件所陳特舉一二  
實事以質於聖聽而已若夫王雱心疾而為館職  
三年十月  
三邵材病忘而出知越州梁之美提點刑獄  
三年四月六日周

之道為刑部侍郎

七月十七日

似此之類莫非宰相私意不

可以計數不敢縷述上瀆聖覽此皆陛下待遇近臣過

於仁柔為所制也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孔子曰惟

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伏願陛下上念祖宗積累之艱難

親收人主威福之大柄選擇正直之賢士以備諫諍委

任公忠之賢佐以為贊襄駕馭英雄使之樂盡其力屏

斥奸佞使之無所施其巧如此則天地應和災害不作

符瑞沓至年穀屢豐天文之變不足患矣臣又觀彗星

示變未踰旬浹而太陽掩之遂不復見陛下如日人臣  
如星陛下自收威福而損屈大臣之權使主道日益隆  
臣道日益微則太陽掩妖星之應也伏惟陛下留意劉

五月六日以永興提刑轉一官邵毓閏二月十七日自  
河北副除陝副五月六日以陝副轉一官張詢二年十  
月八日以發運除陝副四年十一月除直祕閣陝西都  
運呂嘉問正月十九日自鄆州除發運五月十五日除  
寶制青州張赴八月十九日除閣使雄州李仲閏二月  
二十一日以承議除提舉開修御河三月二十四日改  
河北運判李延嗣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以淮南東路  
提舉常平為成都府路轉運判官鄧洵仁元符元年三  
月八日以河東提舉改荆南運判鄧洵武三年五月十  
四日以右史為祕少王雱二年十月三日為正字邵材

八月六日為刑外梁子美三年四月六日以湖南提舉  
除廣西提刑周之道七月十六日除刑侍

示變未踰旬浹而太陽掩之遂不復見陛下如日人臣  
如星陛下自收威福而損屈大臣之權使主道日益隆  
臣道日益微則太陽掩妖星之應也伏惟陛下留意劉

五月六日以永興提刑轉一官邵毓閏二月十七日自  
河北副除陝副五月六日以陝副轉一官張詢二年十  
月八日以發運除陝副四年十一月除直祕閣陝西都  
運呂嘉問正月十九日自鄆州除發運五月十五日除  
寶制青州張赴八月十九日除閣使雄州李仲閏二月  
二十一日以承議除提舉開修御河三月二十四日改  
河北運判李延嗣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以淮南東路  
提舉常平為成都府路轉運判官鄧洵仁元符元年三  
月八日以河東提舉改荆南運判鄧洵武三年五月十  
四日以右史為祕少王雱二年十月三日為正字邵材

八月六日為刑外梁子美三年四月六日以湖南提舉  
除廣西提刑周之道七月十六日除刑侍